

馬潮聯會叢書 6

TETANUS

破傷風



趙少傑詩集



趙少傑

畢業於義大利翡冷翠美術高等院校 (Accademia di Belle Arte di Firenze) 繪畫系。曾任《魔鬼俱樂部詩刊：天使之書》總編輯。

《向日葵》雙月刊執行編輯。曾獲第十屆花蹤馬華新詩獎，第六屆傑出潮青文學獎。著有詩合集《一天，一天》，散文集《早安意大利》。作品收錄於《赤道形聲》、《沒有別的，只有存在》等。



TETANUS
破傷風

趙少傑詩集

我的詩 安靜，之所以沒
空記 甚么

恐懼之戰 晦澀

罪惡流體 To Dear 德

親 父親 探望

精

那個濕潤的夜晚)

我要到城市去 搖滾

數字 覆蓋 孤獨地插

可能與懷疑 四季 避

風 飛機 快樂 歌德

五下

家 陽春面 S.J

步 河流 婚禮進

物 霧裡, 公園漫

詩 童年 小玩意

蟀 天梯 小孩散

2月 路 圓 入睡

乎吸 被單 詩蟲

眠曲 (Tosca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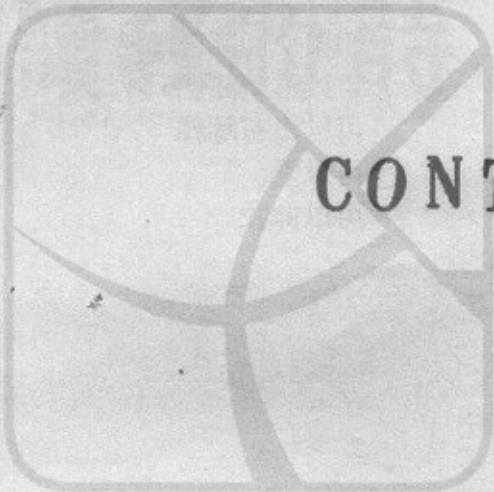
習

讀我的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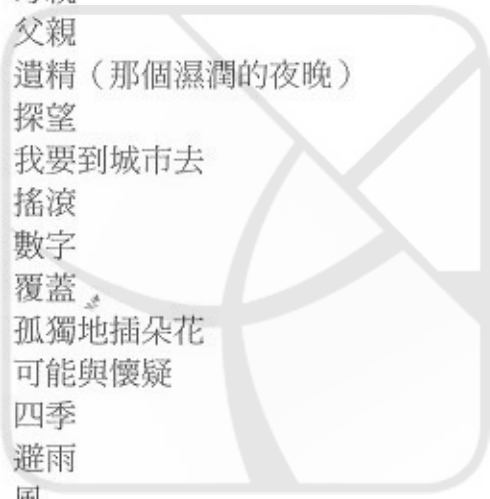


如果一切都像讀詩
可以重新開始
可以沒有解釋
可以愛
可以像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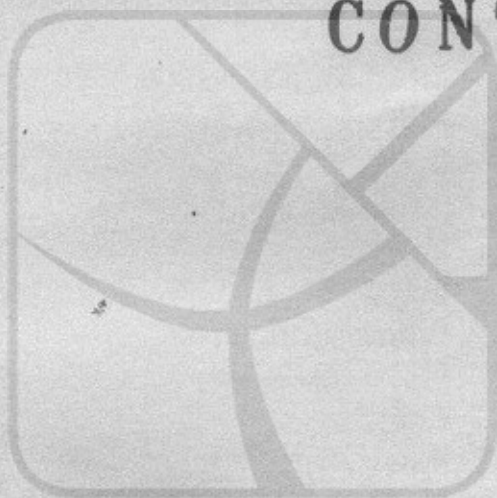


CONTENT

PART A

- 
- 16 | To Dear 衛
20 | 母親
22 | 父親
26 | 遺精（那個濕潤的夜晚）
32 | 探望
34 | 我要到城市去
36 | 搖滾
38 | 數字
39 | 覆蓋
40 | 孤獨地插朵花
41 | 可能與懷疑
42 | 四季
43 | 避雨
44 | 風
46 | 飛機
48 | 快樂
50 | 歌德花園
52 | 雨天
56 | 問路
58 | 肩膀
60 | 給Damian

CONTENT



62		我的風景和星
66		斑馬
69		歸家
72		陽春面S. J
74		散步
76		河流
80		婚禮進行曲
84		禮物
85		霧裡，公園漫步
86		情詩
88		童年
90		小玩意
93		蟋蟀
94		12月
95		天梯
96		小孩
97		散文
98		路
100		入睡
102		放風箏
103		呼吸
104		被單
108		催眠曲(Toscana)



CONTENT

PART B

- 112| 詩蟲
- 114| exit
- 115| news feed
- 116| 練習
- 118| 破傷風
- 122| 光之旅
- 123| 邊境
- 124| 遺憾
- 125| 陪我
- 126| 星期四的Blue
- 127| 傾斜
- 128| Season Greeting
- 129| 燭光晚餐
- 130| 明明不是天使
- 131| 越夜越卡拉
- 132| 我是董事長
- 136| 告別
- 137| 背影
- 138| 始亂終棄
- 139| 案發現場
- 140| 青春的獸
- 141| 謝謝
- 142| 讀詩

社馬 放風箏
皮傷風 光之旅
星期四的Blue
燭光晚餐
陪我 傾斜
Season
Greeting
我是董事長
告別 背影

俗亂終集

青春的獸 謝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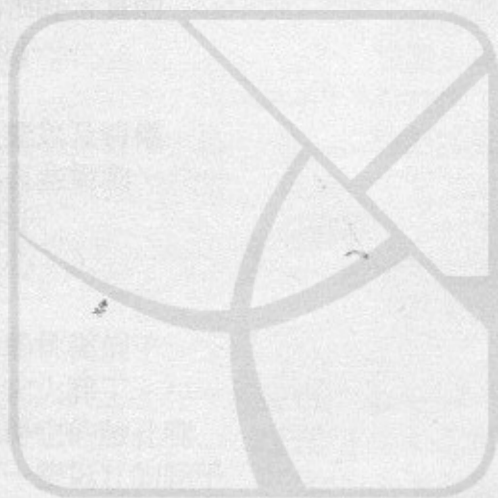
讀詩 邊境

遺憾 明明不是

越夜越卡拉



過去和一些無法忘記過去的



PART A

To Dear 衛



親愛的衛：

我們都很好，真的
一切都好

除了快樂以及特權
一切都有些變動
但 都好
（請放心。）

屋前的楊桃樹倒了
父親將它火葬了
你還記得它的臉孔嗎
它擁有一雙挺壯的脖子
左邊的是雄 右邊的是雌

母親越來越嘮叨
咳嗽還沒好就吵著要吃冰
我為她釘了一個櫥子
三個櫃子和一個有鎖的大抽屜

人生越來越淡了
一如父親的脾氣
家裡的氣氛不好
有時太靜
有時太吵
還好 還好
日子還是依然悄悄地從
他們的領口 耳邊
父親的盆子 搖椅
從未休止的電風扇
日記簿 掠過
不留痕跡

衛，Dear 衛
越過了這個年頭已二十八了
身邊的朋友都幾乎跑光了
相信你仍然迷戀藝術
你的梵谷椅子與菸斗呢
盧梭的夢仍在午後的牆壁上掛著
有點傾斜

聽說你搬離現實了
恭喜啊
第二位小寶出世了嗎？

家裡的冷氣不冷了
大哥的言語更甚
我越來越討厭他
一如壞貓吃發霉沙丁魚
不知為甚麼總發作不了
一場戰爭

衛
所有的開始都來不及等待
請你帶著你的大女兒來看我們
和希望。

母親



孩子別哭
雖然媽不知道你爸是誰
但請相信媽會給你
溫暖
以及媽的一切

孩子 我的孩子
你千萬要忍著
飢餓是一種身為窮人的習慣
你必須學會
然後想辦法改善

媽的乳頭 有些疼痛
別吸了好嗎 孩子
媽沒有乳汁可以供給
你一生的幸福
但媽會幫你找尋
快樂。

父親



我們躲在窗外的楊桃樹下
偷看父親和他那早已生鏽的鐮刀
母親憐惜被打翻的油瓶
滿地濺射的花生油
父親的吵罵聲
母親默默地將它抹乾
留下粘污的牆壁

已許久沒有淹水了
自從政府修正水溝排水系統
淹水留下的污跡
已超越我們所能支撐的能力
我們都還來不及長大
沒有能力長大

直到父親第一輛汽車出現
黑色的烏沃斯維根
除了駕駛座的那一張墊布全新
剩下的已踏入中年衰退時期
不過喜悅終究是喜悅
在全無波動的生活中
一顆快樂的樹帶來的負累枝桠

在負擔不起的汽油裏
我們環游檳島
第一次旅行的行程
融洽猶如酷熱的陽光
太陽久久不能離去
離開我們的那一天
與逐漸減少的金錢平行

母親一直緬懷過去
堆積太多舊衣物的行李中
皮箱有些腫脹
我們驚慌失措
原來我們經已長大

父親的糖尿病愈重
政府提供的免費藥丸
已溶入生活飲食習慣

讀過歲月給我們的明信片
我們都想哭

橡膠園、乳汁、街石、沙礫
我們遺落的一切
彈珠、鳥窩、家家酒、葉子
楊桃樹、來喜、汽水
都被時間一一收藏
且焚化。



遺精

(那個濕潤的夜晚)



1

在那一個夜晚
我驚然發覺實在而濕潤的
虛無感與挫敗
沒有父親在旁
沒有母親在旁
並且重復像是支離破碎的鏡頭
高聳豐裕的誘惑以及
唾棄的成績單

在破折號以後的頹廢
我像是乾枯的井長滿青苔
為了尋求許許多多可靠的支援
不被出賣的泉水
我東方的敗落，渴望與壓迫
迅速長大
心胸暗藏著反動的激流
翻滾
沸騰
蓄勁待發
像是期待已久的衝動

2

床上睡滿吸取肉慾的蟲子
蟲子排列有如泊車的規界
時間是角子機
每一個銅板都是良心
每一個銅板都是淨潔
在這樣的馬路上
我坐上紅色的車子
駛向黯綠
有些滅亡的預兆
有些快樂的預兆

3

幾乎所有冷眼都長在脖子上
一部分長在額頭上
我走過一叢叢的文明
看見資訊蓬勃的風景
和一堵牢不可破的城牆
興奮劑保險套
吹氣娃娃

烽火傳遍重複多次的字母
相連成一體
如今在轉折而連續失落的木馬
猶如豎直而堅挺的脖子

沿著曲線
我趨於弧形行駛
在無限擴展的黑夜裏
我煽動靈魂
打開罪惡的櫥櫃
第三根肋骨問道：
「夢，是不是該開始起飛了？」
答案都遺失在駱駝撒尿的地方
我再次脫落
童年的雨衣

4

Cosa ho fatto? 
(我做了甚麼?)
Cosa vuoi dire?
(這是甚麼意思?)
Cosa devo fare?
(我應做些甚麼?)

5

感覺上像是扯線玩偶
許多無力漂浮的夢
緩緩游來

6

決定再次把沉睡的獨裁獅子弄醒
吃掉我的慾望
吃掉我的衝動
吃掉我的隱私
飽食貪婪
飽食鬱悶
飽食慵懶
遂以彈弓維持的那一形態
45° 轉身動作
永遠的姿式
挫敗的姿式

7

神呵請澆灌清洗我的心
我的視野吧
用火用電用水
做祂喜悅的事
讓我重生

8

荊棘密布間
我拉緊面罩

偽裝成善良的撒瑪利亞人
經過多苦難的旅人
驚然發覺
自己
映照在每一個悲傷沮喪的臉
我假裝 若無其事
輕鬆地吹口哨
「生命的美麗……
……多美麗……」

9

除了快感
以及餘溫
我仿佛跌入時光的防空洞
恍惚地越過了幾個散亂的年代
思想情緒
我站在醒覺的大鏡子前
洗滌每一條牽動視線的神經線
細察
自己的
每一部分
包括
陽具

注：第四節為意大利文，括號內是中文意思。

探望



我在城的最北邊
眺望 所有的雲彩
這一次他果然來了
帶著我一輩子尋獲不著的
彩帶 藍
果真藍起來了。

他像是躡足的風走來
一片遠得觸摸不著的
蓬萊 他們說這一次
他果真來了
沒有舊時的鄉土
沒有記憶 沒有夢
沒有紡織機
果真甚麼也沒有帶來
祇是探望

我要到城市去



我要到城市去，
尋找紛亂的肢體
散漫的光在舞動的步伐中
溫貼著熾熱的欲望
因此有人吶喊（多麼可愛）
擁抱陌生的肩膀
節拍是移動的河流
吵雜交匯閃爍的霓虹
我愛不理智

你到城市來
歡迎，歡迎
到我懷裏享受
緊貼的溫暖

我需要。

夜裏暗鬱的街頭沉默
你回到剛出發的城市，
鐵路是唯一可帶你回家的工具
然而再沒有回頭的路

狂亂激昂的血液在肢體裡沸騰
肌肉緊繃地發出淒厲的叫聲
音樂強烈地推使酒精
我們停不下來搖擺
紛亂的舞姿和交頭接耳的……

夢醒午時，遷移另一個無我的城市。

搖滾



音樂一層層地重疊上來，覆蓋我。
靈魂零散地拾起重組成一座堅固的堡壘
寒風淒厲地混和重金屬搖滾
速度如雷如光擊打在臉頰滲透
每一寸防衛堅牢的理智

你可以一步一步前來

電流在血液中橫馳跨越肌膚
傳遞震蕩的快感 停留
不能停留沒有方向的動搖
吼嘯喧嚷懸崖岌岌可危的安全感
所有沸騰的慾望擁擠在
極度微小的瞳孔
永恒的地平線

走下去是漆黑的宇宙
水銀慢慢歸回中心
橫列無限繁殖的水母擴大
漂浮在星空無際的濃郁裏
字母點點滴滴地流露出來
探出雛嫩嬌小的手
在電流中徘徊

數字

越過1和0
剩下負數
然後6或32有如路過的
街燈和11打招呼
極限裏的無限增值和
直線打交道
並且越過深溝
48和56有過關係
牽扯了10
投了54次圓圈
溶化了1千8百次的雪
堆積成千上萬英尺
某些模糊的念頭猶豫不決
終於決定
決定了30次
然後再以時速50公里啟程
決定方向

決定是否可以重新再愛你1次

覆蓋



迷惑覆蓋青春
思念覆蓋思緒
饑餓覆蓋滿足
疲倦覆蓋沖動
懷疑覆蓋等待
擔憂覆蓋希望
低落覆蓋高漲
忙碌覆蓋記憶
哀傷覆蓋歡愉
軟弱覆蓋倔強
慵懶覆蓋辛勤
慾望覆蓋冷靜
你覆蓋我
我覆蓋你
並覆蓋他

孤獨地插朵花

或許綻放的
不祇是憔悴
遠方慢慢游來
從地上鑽起的孤獨
沉重與輕
可能就這樣飄了起來
我混亂的思緒突然清晰
去年購買的十二隻杯子
過期的金槍魚罐頭 以及
吃剩的法國麵包
（遺漏早晨的陽光
和暗藏多年的 3 3 又 1 / 3 轉的黑色唱片
輾轉降落在方形褪色的餐桌上）
我全然明瞭生命
我所擁有的一朵花
插在陌生遙遠的那一頁。

可能與懷疑

因為那一通相隔三萬年的電話
乾澀的島嶼遙望遠去的浪潮

我選擇在醒來的時候喝水
擱在岸上的船隻漂浮在
漣漪不斷
擴大的馬克杯
夢想和呼吸秘密在入睡時醒來
褪後
連同模糊的彩虹
一同萎縮成一滴雨水

四季

看著秋天忙著打掃落滿整個花園的葉子
我很有耐性地等著快樂長大
或許沒有太多奢餘的時間
換個側躺的角度與位置
很多來不及趕上早班火車的朋友
打著昨日煙油味很重的領帶
芝士火腿三文治
想著開始或是如何結束
每一段美麗的戀情
大家都要感謝春天
春天要慢慢地來
人們要匆匆地製造問題
結婚生子的念頭浮起
嚴冬就來了。

在夏天的沙灘上
看著一群的裸女感覺很無聊。

避雨

決定寫首陽光燦爛的詩
雨就下起來
歌聲停歇在屋簷的鳥窩裡
一點
一滴
注入靈魂的冰魄
逃不過湖的眼睛

打起深藍色的傘趕緊
催促粗心的秋千回家
淋濕頭髮會感冒
會厭食
會忘記數星星
會迷路
找不到愛的名字。

風



懸掛的鳥鳴輕輕掉落
在距離岸地的一公分上消失
嘆息在女兒的口中帶出一段悲傷
的樂曲 浪和沙灘
某個不確定的旋律
在結束前溜開

如果夢可以停留，我願意
讓一首詩沒有句點
並且交換
十個春天
十個胸懷裡的溫暖
十個真誠的親吻
十個被遺忘的影子
在入睡前輕撫靈魂
靈魂是不可能在詩裡飄流
但黑暗可以

某個夜晚

一聲一聲的浪潮在記憶中
牽著我別上藍絲帶的女兒
橫渡十萬個世紀

飛機



請在開始之前讓我們玩一個遊戲
尋找大廈裡每一個鋼盔
印有電腦標籤和唇
掉落的毛髮
蒼白燦爛的理想
黃昏和柏油路掉落的手指頭

地點在銀白的鋁片上反向奔馳
所有的小紅燈泡突然燃亮
顯示箭頭在某個方向出發
空氣中傳來輕鬆的交響曲
所有的降落傘學習跳舞

我們不會因為超載不公平和一些永遠不能滿足的慾望
放棄追求每一個在日落之前迅速離去的光
傾斜

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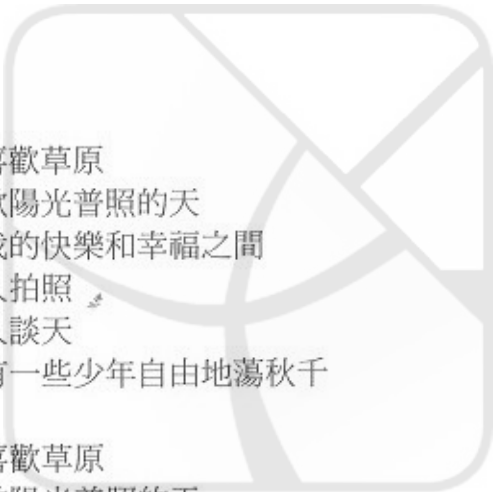
思考隨著快樂
跑過快樂
和油綠的草原
因為生命太匆忙
來不及考慮
我們必須
經過許多圍繞的影子
四射的
燦爛太陽
燒燙了所有的情緒
和思緒

退後的
都離得遠遠的
遠到無法思考
如你。

跑在前頭。

因為快樂
我們緊緊跟隨著
來不及等待。

歌德花園



我喜歡草原
喜歡陽光普照的天
在我的快樂和幸福之間
有人拍照
有人談天
還有一些少年自由地蕩秋千

我喜歡草原
喜歡陽光普照的天
天空 和白雲
在我美麗的歌德花園之間
有人喝茶
有人抽煙
歡笑環繞在整個下午的身邊



風從我們的身旁掠過
吹到山的另一邊
遙遠的教堂傳來輕柔的音樂
經過了稻田
經過了十月
經過了開始結束的那一頁

我喜歡草原
喜歡很多白雲的天
青春 和夢想
開始徘徊 開始向我走遠
有人咳嗽
有人失眠
我和我自己逛一座美麗的歌德花園

雨天



今而
我不再擁有該往來的
三角尺 螺絲釘
我為母親釘一個大櫥櫃
以收藏雨天

我不喜歡雨天。

來到蘆葦的溪旁
遠遠踏著歌女人
是誰？
歲月
低鳴的笛
石礫
幻覺

她抽起被改造了的命運
洗滌長長的窗簾布
那她時常掀起的窗簾
右角有被撕裂的
線與帛

母親有潔癖
薄薄半透明的衛生衣
浸溺在漂白水的短襪
越洗越白
越洗越白
一如記憶

每一次聽到的都是
單調重複的女聲獨唱
蝴蝶夫人
我的生命該有的光
掉落

我突然想母親的圍巾
交錯密佈的銜接

一代代陷阱的疏漏
紛亂是遺傳分子的錯
添飯給母親
我在對面的交通燈
撐著傘
用力搖動我的熾熱
我會回家吃飯
我會是母親最疼愛的
兒子。

問路



我走在冷漠的街上 遇見一位純真的女孩 她問我
愛情的路該怎麼走 我舉起手 指出了方向 說
你一直往這條小路走 路上有銳利的石頭 轉折時
總有困難的大樹遮擋前方 到了年華的小橋 不要
回頭 千萬不要回頭 你會越過很多的山頭 包括
悲痛 淌血的誤會 冷言 寂寞 荒謬 不公平
壓抑 走過了就不要後悔 把鏡子留下 把你的心
帶走 記得 千萬不要回頭 她謝過我連忙的離去

忘了告訴她我是迷路的旅人。

肩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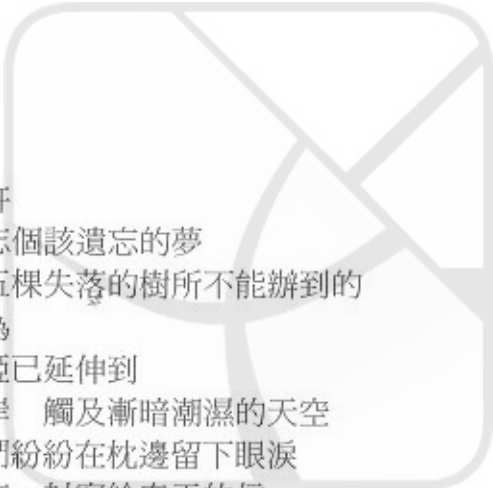




流經你的肩膀才想起
該起床的朝陽
懶得移動
猶如翻滾滿溢的咖啡
想起很多金槍魚的廣告
交匯著阿諾河的河紋
早晨的親吻
留下昨夜街燈的心情
在握著你的手時
顫抖是盛開的白色
和黯綠色的窗戶。

所有羞澀的太陽
都在平伏的河床上
流經肩膀。

給Damian



或許
遺忘個該遺忘的夢
是五棵失落的樹所不能辦到的
因為
枝極已延伸到
彼岸 觸及漸暗潮濕的天空
我們紛紛在枕邊留下眼淚
還有一封寫給春天的信
而花都開在明信片裡

醒來時 我們相互祝賀
橄欖樹為我們大聲歌唱
而憂愁也是
極像是一首又是被人遺忘的歌



（最可能是夢）
奏起早晨的輕快板
所有的土地都屬於清晨電臺的早安節目
然而阿根廷再沒有該哭泣的日子

我，在默想的秒針中
喝著有昨夜沉澱月亮的咖啡
在一首歌和眼淚當中
記起你眼中零星的草。

我的風景和星



1

有陽光，真好
但 我是不存在的聲音
一切掉落的手指頭
排列成隊伍
與箭頭和旋轉流動的風
都在熟悉的片段落下
印記在土地裡
我往東眺望
依然是燦爛的
太陽。

2

疲倦掛在我右邊微凸的肩膀上
左下第三根肋骨
往前看 有兩座山
偶而飄來沒有修飾的雲
母親出現在我夢裡
她坐在河邊洗滌長長的窗簾布
越洗越長越洗越長越洗越長

流水注入大海
大海滿了
我的眼眶也滿了。

3

生活從影幕走出來
蹣跚的腳步
和無奈的拖扯
所有該填滿的顏色都是黯紅的
被窩裡帶著餘溫的夢
陌生的中文
象形文字與古時的樽
裝載舊時的回憶
廣場上的噴泉。

4

有花有草有樹木
有風有雨有陽光
有我有你有星星
有愛有淚有生命

5

頑皮的孩子還是

不想回家
有塊小小的砂石
在我眼中取不出大樑時吹入
我的風景和我的四季
在屋簷上築巢
欠缺的
都是生命不該出現的
請原諒我眼中不該閃爍的淚光。

6

冬天的晚上沒有星
匿藏著所有熾熱的問候
遙遠的東方耀著一顆星
有菱角的十字星
圍繞在周圍的黑暗
都躲開了
詩句也消失了
沉悶的空氣和靜止的秋千
瀰漫在公園裡
乾燥的石礫

樹木繼續長出野菇
長滿青苔
那顆星
依然懸掛在遙不可及的東方。

斑馬

1

迫不及待地向前跑
前方是來不及回頭的盼望
遠山有雪 失落的鳥巢
和十五顆硬化的蛋
母親收好衣服，回頭問我：
“孩子，昨夜有夢嗎？”
點點的熒光掉落在潮濕的石礫上
山谷飛了起來

2

然而他們要求的是冰箱
插卡式手提電話和暖爐
愛、關懷、問候都派不上用場
指尖流溢一條冰涼的溪水
俯身洗滌斑紋

3

光影映在笑容上
早晨稀里嘩啦地灑落在餐桌上
咖啡剛好舒張胸懷
釋放苦澀香甜的鬱黑
唇邊的墨汁滴在肩膀上
流經每一寸傷痕
露珠輕輕地爬上眉梢
一個屬於昨天的星光剛好誕生
印記額頭

4

電話燃燒在岸的另一端
有人呼吸 喝酒
香煙乘搭氫氣球飄來
椅子不敢有感想

關於一首一生晦澀的詩
永遠晦澀
騎上夜裏出走的斑馬
沒有月亮的動物園

你是高高的雕像
永遠和燕子相戀。

5

可不可以擦身而過
在交通燈前
低頭凝望腳下
狂舞的非洲。

歸家

寫給未來
親愛的爸爸
我回來了
像往日一樣
脫鞋 脫襪
然後把一身的塵埃
交給門外

爸，我回來了
暢開你的手臂吧
把我擁在你的懷裡
歡迎我回來
撫摸親吻著我的頭髮
一頭廉價洗髮精的味道
跟往日一樣

母親，她好嗎
近來沒接到抱怨了
夫妻終究還是夫妻
相處
是一輩子的事

再過兩天我將回去意大利
繼續修完兩年的雕塑課程
然後再打算
簽證沒有問題
我國政府
與意大利政府交情還好
沒有為難我們

照顧身子啊
老爸
母親需要你
我長大了
知道該吃些甚麼

不該說些甚麼
天氣涼了
我會帶多幾件寒衣過去

對了，請問媽
去年寄回的那箱書
以及球鞋放在哪裡

我很快就會回來
像往日一樣
脫鞋 脫襪
然後
你暢開你的手臂

陽春面 S.J

我們瓜分一碗陽春麵
不單祇是朋友交情的濃淡
我想今日的君子很少
淡如水

那天哭喪送走對面的老鄰居
父親一直埋怨磚塊少了
我仿佛失憶許久
沒認出身旁逐漸長大且臃腫的S. J.
他的確變了
像蔥油餅般變焦
難以想象舊時的陽春麵
和他兇暴愛美的姐姐

爸說他爸跟他媽離婚了
S. J跟他爸
他姐跟他媽
像一塊蛋糕切分了
左邊的奶油不多不少

右邊的櫻桃也不多不少
如天定下來那樣公平公道

我問他回新加坡看他母親嗎？
他說怕
恐懼如湧起的河流
母親是遙遠驕傲的彼岸

涼了 S. J
過去的陽春麵的味道
遺忘在沒有預知的調味瓶裏
我們匆匆地在互換的擁抱
灑下鹽 味精
以及時間

散步

父親在工作疲累的午後散步
走過一片乾枯的草地
天空
像是滿懷心事的母親
鬱鬱垂下沉重的雲
父親掏出煙筒
吐出一層層的梦想
我是風
親切的細語
在父親的耳旁
環繞不止

像是深不可測的幽壑
我們打翻一整罈的淚水
眼淚粘溼了遙遠祖母的枕邊
驚醒搖籃裏童年的父親
這是一張寧靜的泛黃照片
穴放在父親的口袋裏
父親頻頻回頭
經過一棵大樹

我和父親來到安靜的河邊

陪他渡上晚年
偶爾跑過一隻狗
小女孩忙著追逐紅色的小皮球
父親就這麼越過
前半生的包袱
風風雨雨
淚和歡笑
以及輾轉失落的熾熱
他，不禁地長長
一嘆
嘆息很長
拖著一生的精力與青春
在空氣中嗡嗡迴響
蕩漾
一池的活水
我安坐在父親的身旁
帶著我的兒子
走過舊時的路

我們嶄新的步伐
隨著節奏起舞

河流



他把一條河晾在衣角上
水滴從指尖緩緩流過。

回到藍色的窗戶
地毯和貓密談
放下手中忙碌的文件袋
所有的寂寞涌了上來
櫥櫃也擠滿了
夢裡曾經許下的承諾
美麗永遠站在別人的那一邊

孤寂收在衣柜
午後的陽光和小孩
躲藏在秋千後
斑剝的影子留在長滿青苔的牆上
洗澡洗衣燒飯和抹地板
一天的光陰
全掉落在櫥房裡
他在身上種出一棕櫚樹
蘋果掉落在往來的交通燈
巴士站 地鐵
交錯的肩膀
和遲來的黃昏

樓下的欄杆沒事
孩子慌得踢光石子
樹還是像昨日那樣高
天空還是佈滿將要下雨的雲
蒜頭 雞肉 罐頭金槍魚
中午的早報
全是不斷重複的新聞
如在熟悉的味道中輾轉
油炸聲和遠地某種聲響
相互回應

或許我們可以跳隻舞
簡單的步伐
如我們單調的生活

漸暗的紅磚與腳踏聲交錯著
他應該經過便利店
慣性停留在報攤買份娛樂雜誌
電梯上升
國情下降
我們的生活素質維持平衡

飯好了
水開了
皺紋該是鬆弛下來了
櫥房溢滿了清潔劑
刷淨了所犯過的錯

在互撞的碗碟中
一條緩緩而流的河流
正從他的指尖流過。



婚禮進行曲

1

它開始像一首詩
有點太陽的味道
然後跳起阿哥哥
早起的新郎
踩著交織古典樂的地毯
所有快樂的情緒都需要堅持
我們參加一個簡單的婚禮
大家歌唱
快樂地歌唱
賓客都很自在地喝著香檳
滾動的旋律流蕩在我們之間
天空有纏綿的雲朵
草地上也有恰恰的舞步
我們踩著恰恰
恰恰很快樂
真的很快樂恰恰恰好的色士風或是
甚麼喇叭的協奏曲
恰恰好的早晨婚禮

2

我們擁抱
該忘了的就忘
牽強俯會的玻璃杯都會
各自離去
送走了喧嘩的大禮服
我擁抱剛成為新郎的朋友
和他的愛人
皮鞋很亮
今天很開心
我和他唱卡拉OK的朋友
在餐桌上交換飯後甜點
在親友贈送的禮品中尋找
幸福的櫥具
環繞在他的身旁
喝杯咖啡
或是吃塊餅乾甚麼的
搭配午間的新聞

3

三月

屋前的向日葵開了
燦爛是刺眼的午時

“In the sun

In the sun I feel as one...”

西妮奧克奴潮濕的聲音

把驕傲的太陽喚出

除草 澆水

平靜的九時

我讀過報紙

千篇一律不安的新聞

和我蒸餾咖啡在巴哈

和雷諾爾交談聲交會

三月的巴哈

4

心裡突然盤旋著恰恰的節奏

心跳劇烈

那是苦澀的色土風呵

在婚宴底下窩藏的苦悶溢出

一點 一滴

一點

留在咖啡口邊
掉落輕快的節拍
前日的歡樂

5

擁抱過他龐大的肩膀
熟悉的體味
和他陌生的愛人
我也是離去的音樂
在快樂的恰恰中消失
恰好來的色士風
和無名的喇叭
許多鬆散的舞步慢慢地
離開漸暗的舞池
孤獨攜帶一塊白色的奶油蛋糕
和蹺腳的高跟鞋
我把巴哈留給
一個簡單快樂的婚禮
蒙受祝福的婚禮

禮物

我多愁善感的視線被你
輕輕打了一個細膩的蝴蝶結
作為記號

不得不唱起歌來
在一個適合散步的早晨
所有美麗的廣場和噴泉夾在
厚厚的旅遊指南和日記簿
薄薄地鋪陳在眼簾之間
謊言凋落

讓我再次擁有你緊貼的溫暖
在疲倦時坐下
享用一杯用寂寞調配的咖啡
濃濃的音樂
燙手模糊的眼淚
在快樂的極限彌漫竟有些傷感
把握不住你顫抖的唇
支離破碎的句子
起身離去的同時滑落
一張粉紅色的紙

霧裡，公園漫步

這一次，不是風帶你來。

輾轉每個彎曲的弧線滑落
你溜了出來，從耳朵探出腳
趾尖在空氣中觸及蝴蝶
憂傷攀延如蛇
緩和溫柔地躺在草地上
親吻你後變成沒有靈魂的石
聲音是寂靜換來的安慰
輕拂黑夜帶來的沈默
你蒸發凝聚成雲
漂浮在黯淡的星光之間零落，零落
點綴斑駁錯亂的毛衣
我呼吸你貼近的霧氣
尋找遺失的每一個段落並且
連接成某些擁有感歎號的句子
在長板凳上讀著政治詩
然後開始戀愛。

情詩

覆蓋我波動的情感中給你寫首情詩
等不及下一個從遠處奔來的
浪 在夢裏漂浮溫柔帶甜的目光。

情詩不是我擅長而輕易學會的技巧
學習一盞長夜照明的街燈
等你經過我
然後停留。

這是我纖細的感情線
驚濤駭浪的皺褶
經不起每一個不經意的歎息
快樂流動如泥 緩慢
牽引空氣中上升的熱氣團
沈默地脫離水平線
在大地寂寞地響起

重新誕生成長一棵堅挺的梧桐
又等待你提著行李

從我身旁走過

碧藍的眼瞳注視廣闊的空白
照映某個深處無言的湖底
如果適合在清澈的天空醒來
“告訴你一個秘密……”
然而又昏昏睡去。

一首情詩 季節
無限擴大和徘徊的溫度測量
在睜開和閉上眼簾之間
過去和模糊未知的來往行人之間
你我相擁的緊密度和距離
互換的光亮

童年



那些年 那些年
世界和夢，都已變老
守候每一道水痕的歸來
蒸發成霧
如從前夕照的顏色
凝固記憶

我看到
小小的城
循著光的秘密小路，走回
那些年

小玩意

1 謊言

從你的肋骨旁逃出去
化為一隻低頭淺伏的
駝鳥
躲藏在蜂蜜中

2 季風

回來以後還是要
回去
怎麼敢向你要求
陪著我
渡過每一個冬季。

3 承諾

據說所有的承諾
都是在相信時開始
掉落
那就
一輩子了
再也找不回了。

4 接受

你原諒我在最豐裕的季節
因為貧窮令人苦惱
而再苦
也比不上
愛的感覺。

5 渡假

濃密的叢林欠缺
陽光如你
在偶爾的疲倦中
躺在深沉的胸懷
沉睡。

6 徘徊

飄浮在空氣中的影子
如空腹沒有飯粒
總記起午餐那塊
堅而硬的地板
徘徊不止。

7 遊戲

我們一遍又一遍地玩過
類似長大的遊戲
投入時開心
遊戲結束後
已是遮蔭驕傲的樹。

8 小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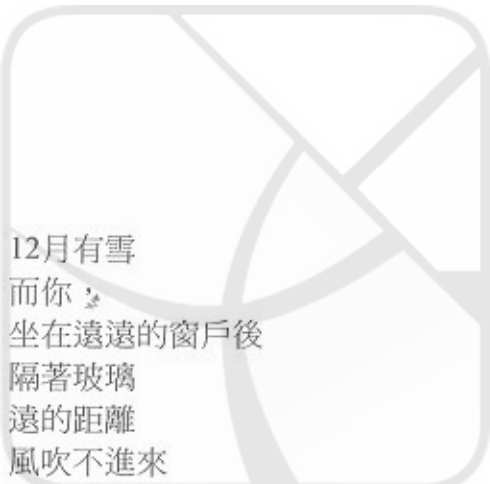
我們都是歲月手中的小玩意。

蟋蟀



總在幽靜裡提醒該醒來的夢。
(踢開被單。)

12月



12月有雪
而你，
坐在遠遠的窗戶後
隔著玻璃
遠的距離
風吹不進來
很久很久
遲到的季風
遲到了。

天梯



雨絲串成線
線搭成梯
攀登不上
祇好把它送給
寂寞的天空。

小孩

趕路的橄欖樹面向彩虹
天空降落無數次的霜
赤道慢慢移來
在開始的最尾端種棵茂盛的果樹
親愛的，你堅持哭泣
從秋天裏抱來一個小孩
滋養他
給他愛

歌聲匯聚在某個季節飄流起來
祝福在溪水旁洗滌嘆息
夢不再遺忘你的小孩
希望，張開它的胸懷
祇要你願意交換憂傷
互換的陽光在微笑慢慢散開
小步緩緩走來。

散文



我努力的閱讀你
讀你蒼白的黑夜
讀你無奈歎息的口音
胸口擁擠的感動
和零散
叫不出口的連接詞

從鬧哄哄的歡送會裏走出來，人也開始散場，在交錯的肩膀中匆匆擁抱了幾個陌生人的背影。在人群中，我突然感覺失落，因為零亂的感受無法整理出該有的情緒，空洞的瞳孔裏看不見淚，那無法朦朧的景像逐漸地在心裏擴大。

路

兜兜轉轉如腸
雜亂昏暗的風景使人
迷路
雲是沉重的
胃液是酸的
頭是飄浮的

你如遠山的墨綠色
輕輕渲開了
沾污乾淨的天空

旋轉的風交錯
凋零的樹如你
火光的眉頭
路是漫長的
嘆息是斷斷續續的
撫摸是短暫的

忘了是你的名字
放棄是最常用的動詞

流動的曲子是灰色的
耳珠上的銀耳環是寒冷的
引擎轉動的速度是
背棄的諾言

車後鏡是無限延伸的
生命是脆弱的
眼睛是迷糊的
雙唇是緊閉著的

方向盤竟
順著悲哀滑動
平直的路在眼淚中彎曲
你是夢的，而我卻是
現實中的

入睡

像是一個沉默的黑夜選擇
戴上眼罩入睡
沉溺於
夢的泥淤之前喝水
月亮緩緩伸出
冰冷的手
打開窗
把滑動的影子
安撫

夢
還沒來
夢遺卻頻頻
敲門到訪
已離開
少年的我
溼潤的手指頭
格子四角褲
白色的床單堆積在
安靜的浴室

散場的情慾戲

黑夜不再黑得令人暈眩
眼罩掉落在
朦朧失焦的相片中
你的雙手遮蓋了

遠方沿著小路的汽車將光留給
躲藏在建築物後的雲朵
我將今早的新聞
折疊好
放在右格的大抽屜
茂密的疲憊如海
如被燙平的四肢
折好
收藏在拼湊的被單下
與過期的雜誌一起安頓整齊

放風箏

風被流放了
讓最心愛的紅風箏陪它
線是唯一跟它聯繫的方法
有一個人在天空中
和風說話
線告訴風打算離開
風箏說它想下來

我還沒有作出決定

呼吸

你釋放出一隻鴿子
在所有憂傷還來不及散播的時候
口袋中尚未充氣的氣球
等待一朵雲
一株盛開的向日葵
空中一朵粉紅色的蒲公英

氣球在晴天膨脹
習習的涼風
如你剛睡醒蓬鬆的頭髮
我忘了叫醒你
呼吸早晨
一則最適合清晨閱讀的新聞
在混合咖啡香的星期天
慵懶地與你交換春天

被單



如果可以讓整個土地長滿
黃色的花，那將是我身上最柔軟
最明亮的被單
一段歡樂的曲子
被哭聲干擾
想必大家早已習慣
用紅眼睛和酸鼻子
來參加一場家庭聚餐

風大的時候，被單掀起一角
我又濕透了
在滴滴答答的雨聲中
扯掉衣上脫落的毛線

四季的陽光怎麼那麼黯淡
空氣中飄浮的粒子模糊了視線
我寫詩的友人，你們都還好嗎？
這裡祇有停留的年份
寫在腳板旁的小金片上

我在這裡很好，幸福安靜
再也記不起煩惱這件事
那是怎麼樣的一首歌？
才會被人遺望
名字和出生日期
刻在我的房門上
然而多年的誤會和口角
隨著最後一行字
看不清楚

經過了如銀河般漫長的日子
影子它有點冷
脖子僵硬得轉不過身來
逐漸在夜裡蒼白

越來越記不起，曾經寫過的那些詩
但友人們卻在模糊的門牌上
找到我，跟我說話
告訴我關於遠方煙火的消息
風沙中沉默的集體睡眠

一陣陣巨響竟喚不醒
他們沉重的睡意
微弱的鼻鼾聲此起彼落
很多人醒不過來

後來，我見到了他們
拍拍肩，交換了深切的擁抱
輕輕地在彼此的被單上
加了一條淡淡紫色的邊。

催眠曲(Toscana)

如果你可以看見世界的另一端
黑夜伴著熟睡的人
哼著恆古流傳的催眠曲
我的雙親睡在童年的巢

父親在電視前不小心睡去
母親是個善良的女人

有一段孤獨的告白在歡樂的時刻失落
母親為距離收集淚水和漸漸離去的音樂
時間是一張老舊褪色的海報 一本書
可以不斷地從頭讀起
不斷地跳過悲傷和分離的段落
再而再地重新閱讀開始和結束

我在世界的這一端眺望遠方起伏的山巒
陌生的風景 寂寞的葡萄藤
等待著秋天收割人的撫摸

阿諾河緩緩地流進擁懶的夢裡
一陣陣重複又重複的輕快板

一個被容納的錯誤如
河，潺潺地流在窗外
我漸漸地變成一座山
駐守星空 吹著生澀的口哨
哄著所有失眠的小孩入睡。



現在和已經成為現在的

蟲結



PART B

詩蟲

詩從口袋裡探頭
蠕動
它比想像中
糟得多
它怕寂寞
我怕癢

你說詩
是沒有眼睛的那隻蟲嗎？
不，戴眼鏡的。
詩是一隻不安於室的蟲
寄放在季風裡的行李
祇有一件白襯衫
哀傷就要出國旅行
談戀愛就要喝咖啡
分手
詩沒有手
它寫它自己
一串介於快樂和憂傷的咒語
詩不會說話
口中輕聲地傳出一段歌謠
在青春多雨的赤道
呼吸音樂
我所擁有的一切

穿過霧氣
凍結在深邃孤獨的繭
藏好讚美和歎息
詩在黑夜裡失眠
窗洞裡窺視
拓寬了街道和陽光
城市的早晨

它是一隻孤僻而固執的小孩
下雨時會著涼感冒
在被風吹開的窗口拍打瘦小的翅膀
有人在詞彙孤獨的時候
在畫室為它素描

蟲死在蒼白的紙上
給某人寫信
別人的事情
現實和幻象分開的距離
在告別青春之前或之後
散落的葉子
荒涼的味道如影

胸口鼓動著
蜷曲的浪
我不怕癢
但比想像中
更寂寞

exit

歲月是一把找不到匙孔的鑰匙
你把門掩上
留下一個晃動的金屬鑰匙圈
如果夢還記得
如何尋找沒有夢想的地址
請你告訴隔壁的收音機記得播放
一段悠長的輕音樂給失眠的人
給長途跋涉而來的星光
被黑暗收藏的螢火蟲無力地閃爍
那些忘了該如何流淚的人
遷移至一個名叫遺忘的地方
停止不動的布穀鳥時鐘
忘了喚醒夜裏沉睡的曇花
關於某人失戀的故事
被寫在某個尋獲不着的部落格
眼淚到最後
還是找不到出口

news feed

努力為明天餵養更多的留言
我將每半小時所發生的事寫在空格裏
嘗試用詩句來隱藏所在地
然而未來的胃口太大
手指太短
無法將每一個陌生的臉標籤
收集在沒有分類的相簿裏

你戳我，我不痛
無情的人和博愛的人紛紛匿名寫信
想擁抱的人和渴望被愛的人
在遊戲中錯過某處閃爍的綠光
你把晚餐寫在某人的狀況下
在自己的筆記裏暫存
一個無法赴約的約會
左邊是減肥廣告
世界在右下欄
我用金幣交換穀糧
餵養色彩糜爛的寵物
送給等待

練習

我練習如何死 在幽暗深邃的瞳孔中
發光 一如漸亮的街燈被魔法師沒收
寒冷的季節從某個洞穴湧起 慢步走
向我 通往筆直的走廊 沒有人醒來
我練習作夢 逃離黑夜和無聲的電視
荒棄的花園安靜地生長 蔓延 開花

我不懂得飛翔，無法驕傲燦爛地發光

待填補的空格充斥著陌生答案 母親
在隔壁的房間裡修補著破碎的夢 洞
太大 針線縫合漸疏的關係 有人問
那是昨天忘了修剪的小麥草嗎？你說

我練習喝水 優雅地將皺摺的魚尾紋
撫平 灰黯的眼輕輕地滑向夢那一邊
牆上脫落的白漆與青苔交織成抽象畫
事實比較接近印象裡模糊明亮的色彩

窗練習緩慢地閉上 剛親吻過的嘴唇
練習將殘留的溫度留住 漸漸變涼的
咖啡沉澱一層鬱黑的苦澀 轉身之前
眼角的淚光模糊了側對面走來的身影
搖擺的樹溫柔地為我遮蓋刺眼的陽光

我努力練習睜開眼睛 當有人在呼喚
我兒時的名字的那刻 心胸在鼓動著

破傷風



偏執的父親被證實感染破傷風的那一夜
風從門縫進來 坐在姐姐的右邊
我和母親安靜地準備晚餐
不曾使用過的兩層斑馬便當盒裝滿鯰魚稀飯
粥水上撒了蔥花和蒜油
發漲的米飯混和著微煎過的魚肉
骨頭已被母親小心翼翼地分離了

提著母親打包的用具，還有一袋鮮橙
月臺上擁腫的身影沒有從遠方攀越過來
陌生的走廊被路燈洗滌成暗沈的心情
我是黑名單上正在逃亡的一員
拎著沈重的行李趕搭夜行的列車
地圖上的沒有街道和消防局
也沒有出走的動物園
風把窗推開
亮著燈的病房和消毒藥水的味道
穿著淺藍色病人服的父親向我招手
這一次我不再出發而是回來
我和父親交換無聲的問候
和難以啟齒的感傷

微熱的風從床底鑽出來，依附在
父親的臉頰和我疲憊的肩上
母親把晚餐遞過來
把吃剩的魚肉和父親的內褲打包
收在萬順購物中心的塑膠袋裡
結實地打了個結，交給我
丟棄在轉角的大垃圾桶

長途跋涉而來的話題是：
“疼嗎？甚麼時候動手術？”

答案是一光年
風緩緩地躡足離開赤道
沒有帶走快樂，也沒有帶來快樂
旱季的天空沒有雲
雨卻滂沱地下在深夜的被窩裡
一光年的孤獨和一光年的眼淚
駐紮在病房裡徘徊的睡眠和清醒間
夢是一點一滴拼湊而成的
失眠的夜像是遺失鑰匙的抽屜
怎麼也打不開記憶中美好的面孔
過去和即將來臨的生命

都在白光中甦醒
醫院裡沒有花
祇有如絮如塵埃的肉體
零零落落地依靠在白色的床單上

帶著聽筒的人告訴我們該是離開的時候
父親扶著一隻腫漲的腿走向廁所
轉過身，對我們微笑
“回去吧。別忘了把門鎖上”

光之旅

穿透一整個世紀才橫渡一個腳步的距離
你將自己塗白裝扮成剛出世的嬰孩
優雅地在舞台上爬行，光在牆上
畫上無法連接的虛線和分離的天橋
你緩慢地把屬於光和不屬於光的相片交給我
我把光的原體交還給你
你說在金色的光芒中會看到
一個披著寬大的披肩，正在旅行的你
答應我在某個落幕的舞台前，互換擁抱。

邊境

為甚麼夢都累了
尋找一間家寫小說
在外環公路公開暢談政局
千瘡百孔的我們說謊話
意圖接受宿命
學魚隻苦苦掙扎
逃向無形的國境

遺憾

在接近遺憾的那刻
你把自己丟給一張沒有支架的沙發上
萎縮成受傷的毛蟲
溫柔地把折斷的刺接上
把所有的斑紋連接成網
把受過傷的指甲塗上隱形的保護膜
化妝綿加雪肌精
貼在黑眼圈和容易流淚的眼角
我們聽到不斷重播的流行曲
哽咽的歌聲和飄浮的音準
像是被淘汰的星光大道選手
黯然地坐在落寞的淘汰區

在接近醒來的那刻
在戴上隱形眼鏡之前
我們為一整片草原素描成
一道金黃色的光
為沒有遺憾的明天
繼續寫詩

陪我

在搭橋之前把所有歎息和疑惑收好
見面時祇要把手握緊
走一段年度的旅程
微弱的悸動交扣
昨夜的星辰
你說陪我走到下一個
還在光亮的路燈
所有適合哭泣的的情節
都剛好在你把雨傘收好那刻落幕
這是道別最好的主題曲
在字幕出現之前趕緊離開
深怕劇終之後殘留
你手中的溫度和
難以適應的黑暗
在亮燈之前
請你答應陪我走完
看不見的階梯

星期四的Blue

請放棄我
用一種不經意滑落的姿勢
把手中的口琴遺留在固執的耳
迷霧是你呢喃的咒語
一連串沒有逗號的句子連成項鍊
黑夜和迷失的腳步
在我憂鬱的星期四叩門
手中的伏特加激蕩起
一圈圈的漣漪

傾斜

以一個接近地面的理由
將軟弱的靈魂送離深邃的藍光
他在上昇的舞臺絆倒
如絮如凋零的雪
如被遺忘的街燈
無聲地被黑夜吞蝕
蘭花在懷裡沈沈入睡

Season Greeting

我以為祇要把霧氣收集在瓶子裏
將行李鎖在櫃子裏
就可以告別所有喋喋不休的晚間新聞
遠行就在窗口外的遠處
雲朵躲藏在新聞的氣象預測中

我準備把秋天的第一片落葉掛在脖子上
準備寄給所有正在工作的友人們的明信片
隱藏在Season Greeting的字眼後
郵票是熱帶雨林的蝴蝶
咖啡的污跡和上揚的嘴角

燭光晚餐

我們之間相隔
一客四分熟的牛排
一份凱撒沙拉
一朵含苞待放的紅玫瑰
兩杯紅酒和San Pellegrino礦泉水
服務生穿梭在桌子與桌子之間
甜言蜜語流動在杯子碰撞聲裡面
你的餐巾上有黑醋醬汁
我的口袋裡
有個小小的心願

明明不是天使

黑夜的黑是無法懷疑和討論的
就有如一個非常卡拉的水壺
卡拉得令人有點興奮

So卡拉

卡卡拉拉

So卡so拉

忍不住寫一首詩慶祝它
用鵝毛夾克來擁抱它
用歌德學院的語言來讚美它

它說：我明明不是很卡拉，為甚麼變成卡拉？
卡拉是不便道明的
如你的存摺號碼就是卡拉
體重年齡也是普通卡拉
能夠急速念繞口令是厲害卡拉
不得不再一次用歌德學院的語言來讚美它
用一個非常卡拉的方式來親吻它

你是卡拉，我確認你是屬於卡拉的
沸滾得卡拉是你曾經懷疑的黑夜
裝載非常卡拉的水壺橫渡一片
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
卡卡
緩慢地拉

越夜越卡拉

蔓珠莎華越夜越卡拉
淚珠串串笑聲連連
我是你的卡拉
最美最淒美的卡拉

何必呢？何必呢？
何必卡拉拉呢？

白浪卷起滔滔浪花
卡拉反反復復卡拉
夕陽西下
帶著舊日的卡拉回家

何必呢？何必呢？
何必拉卡卡呢？

無情的浪帶走我的卡拉
從日出到夜晚 從夜晚到
最初的卡拉
迷失海邊的卡拉卡
越夜越卡拉
越夜越拉卡

我是董事長



為了蚱蜢的前途
高薪聘請麻雀前來教導英語
風負責發音
雨負責語法
課室裏的擴音器負責沈默
走廊筆直地將所有的動詞記錄下來
沒有穿褲帶的同學要罰站
沒有學號的同學要背誦唐詩
沒有禮貌的同學要吃海鮮
沒交學費的同學要餵大白鯊
沒有交功課的同學要學習唱歌
沒有上電腦課的同學要學習種菜
鐘聲要學習稱呼
董事長好。

水母偽裝成長頸鹿探頭監視
逃課的椅子結盟起義
在午後的籃球場築起一座島嶼和風帆
黃花喚醒沈睡的雨季
霏霏細雨和一連串的叮嚀
有人在石板凳上寫下名字
淚水串成的項鏈掛在枝丫上
山匍匐在不遠處

我是董事長，你們全要聽我的
牆上的釘子和佈告欄上的圖釘們
你們要軟弱屈服迫害或被人陷害
當所有人都寫匿名信你們就要報告董事長
當懂事的孩子不懂事
那就得開個會來討論
或是整理成Power Point
整理成無法解釋的指責、辱罵和責怪
貼在雨季的告示板上宣告雨水
已停止供應

誰在學號08630上繡上淚水？

患上肺癆的自動門無法打開
如一頁薄薄的日記隔開兩頭
眩目刺眼的打架魚
周旋在自負和自尊之間
陽光的溫度是攝氏30度
水溫是24度
心是零下10度

風向指向
刺骨早到的季候風。

饑餓的，貧窮的人不適合教書
除了把不符現今社會需求的道理和思想
傳遞給我們喝昂貴奶水長大的孩子們
教他讀詩寫詩
他們靜坐讀書
他們正閱讀一本屬於他們的書

請不要搶走我的麥克風
我是董事長。

告別

是不是告別憤怒就可以
把一對折斷的翅膀贖回
機場在行事曆裏
默默地讓一架隱形的Airbus A380起飛
穿越百慕達和憂傷的國度
許許多多沒有名字的島嶼
連成一條發光的跑道
迎接趕路的候鳥降落

用最脆弱的指尖點燃
眼中模糊黯淡的路
街燈是熄滅的火柴
路上的行人是點點閃爍的流言蜚語
你不小心打噴嚏將我的諾言
和一道照亮生命的光
灑落在老舊的地圖上
躲藏在密密麻麻的綠點中
有盞明明滅滅的燭火
努力地為乾枯的眼照明
在瞳孔裏安靜地
閱讀一本名叫孤獨的詩集

背影

在你遺留的照片中
背景變成了一個漆黑的背影
左邊看不清的牌子上有殘留的
淚痕雲朵和一隻好奇的貓
從影子背後探頭張望
企圖在破碎的對話中尋找
留下來的理由
雨季拒絕把我和三個沈重的行李帶走
在無言的機場中途惆悵
長髮再也沒有機會飄揚
而哀傷
終於被寫在薄薄的日記上
夾在兩個冬天之間

始亂終棄

終於找到做人的原則了！
在淫亂的時代裏
我們在交換msn郵址後各自尋找
陌生的臉孔 一起種菜和劈友
凌晨時分偷盜網上熟睡的人
田中的水果和花朵
然後用販賣得來的金錢購買
更多的想象和寂寞
陽光可以用Paypal付款
Icberlin的墨鏡無法抵擋熒幕的光
誰是從一而終的信徒？
在滅城之前
請在門口畫上@
以方便郵寄更多的購物資訊給
尊貴的消費者

案發現場

一些無形的和有形的罪狀
都掛滿了猜測和疑惑
有人建議請專家監察指尖留下的
纖維和DNA
杯口邊的唇印
符合溫柔的線條
謊言是被嫁禍的
擁抱過的痕迹是案發現場唯一
不曾被記錄的證據
一杯還未曾喝過的紅酒
慢慢地變酸
隱藏誰也猜不到的
真正凶手

青春的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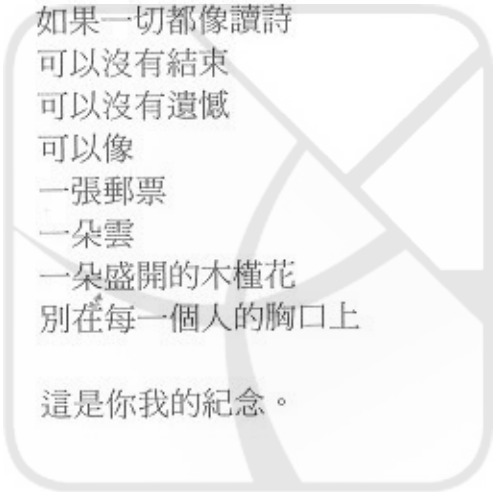
借來的讚美忘了歸還
一把骨折的傘被遺忘
仍在發光的街燈灑落一地的惆悵
是記憶出門旅行了嗎？
還是告別一雙光滑的手
在陽光下揮舞著青春
一波又一波的搖滾音浪
捲席我已長繭的耳膜和聲帶
鼓聲在沉沉的貝斯交換秘密
有一條隱藏在衛星導航也搜尋不著的小路
一片無人的紅樹沼澤林
和免費的無鉛汽油站
銀幕上的影子有點偏藍
驕傲地把雙手插在口袋裏
衣袖上有昨日咖啡的污跡
紅色的亞克力顏料在衣角的左邊
滲透如盛開的木槿花
炎熱的夏天來不及召喚一場大雨
洗刷整個勃起的盛年。

謝謝

互扣的衣袖將時間隱藏
你在車窗前貼上一道陽光
迅速地趕走陰天並串通電台DJ們
播放整個早晨的蘇打綠
盧廣仲 徐佳瑩
昨夜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
在琴鍵和顫抖的歌聲中把愛情
燃燒如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
空調傳送經由赤道的第一道涼爽的风
手機閃爍著遠方的問候
早安晨之美和日光騎白馬前來
在我臉上輕輕吻上
世上最溫柔的
綠洲



讀詩



如果一切都像讀詩
可以沒有結束
可以沒有遺憾
可以像
一張郵票
一朵雲
一朵盛開的木槿花
別在每一個人的胸口上

這是你我的紀念。

破傷風 趙少傑

本書獲得第六屆傑出潮青文學獎，由馬來西亞潮州公會聯合會資助出版。

作者 / 趙少傑

封面設計 / 趙少傑

內頁設計 / 趙少傑

內頁插圖 / 趙少傑

發行 / 出版 / 馬來西亞潮州公會聯合會

The Federated Teochew Associations of Malaysia

35, 2nd Floor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 + 603 20313878, 20323878

傳真: + 603 20788340

網頁: www.teochew-malaysia.org

網址: secretariat@teochew-malaysia.org

承印 / VINLIN PRESS SDN. BHD.

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初版 / 2010年8月

售價 / RM 18.00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78-983-41230-1-7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編目資料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趙少傑, 1976

[TETANUS]

破傷風 / 趙少傑

ISBN 978-983-41230-1-7

1. Chinese poem literature—Malaysia.

2. Malaysian poem literature(Chinese)



風緩緩地躡足離開赤道
沒有帶走快樂，也沒有帶來快樂



ISBN 978-963-91230-1-7



9 789834 112301